

#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

(69)

## 湖北越调

床卷雪卷图  
骨宗捧廉弟  
麟盗一孝子  
过江子胥伍子  
孝弟父子会父

湖北省戏剧工作室编印

## 编印者的说明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在“文化大革命”前，曾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二十四集，又由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内部编印三十七集。为了向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和改编的剧目资料，从现在起，由我室将现有的藏本陆续校订，内部编印。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所编剧本，大多是传统剧本的原本；在内容上未作改动。少数特有剧目的整理本或改编本，也拟收入。

现在恢复这套“丛刊”的编印工作，我们的力量非常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同志们指正。

湖北省戏剧工作室

一九八〇年四月

---

## 前　　言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的编辑出版，力求全面介绍本省地方戏曲剧本，向全国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改编和演出的剧目资料。

（a）本省地方戏曲剧种很多，有属于皮黄系统的汉剧、南剧、荆河戏、巴陵戏和湖北越调；有属于花鼓系统的楚剧、东路花鼓、天沔花鼓；襄阳花鼓；黄梅采茶戏；远安花鼓、二棚子、梁山调；提琴戏和文曲；还有属于高腔的清戏，以及由外省流传来的高台曲、灯戏等。这些剧种都有着丰富的传统剧目。我们为了多方面介绍这些可贵的戏曲遗产，将这套“丛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编选的优秀传统剧本和经过演出的获有定评的整理本或改编本，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部分是不宜公开出版而又有研究价值的传统剧本，则由本会作为内部参考资料陆续编印。

本集所编印的传统剧本，供作内部参考，因此在内容上未作改动，只改正了错别字和个别不通顺的或不堪入目的字句。对于同一剧目的几种不同的演出本，我们采取了先到先选的原则，并视可能，邀请对该剧有素养的演员加以校订。

由于我们的力量很有限，工作又极复杂，考虑不周和处理不当的地方一定还不少。希望同志们指正和帮助。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〇年七月

## 目 录

- |            |                |
|------------|----------------|
| 麟骨床.....   | 叶崇立藏本(1)       |
| 盗宗卷.....   | 叶占奎藏本(76)      |
| 一捧雪.....   | 张克俊、许根发述录(126) |
| 孝廉卷.....   | 叶崇立藏本(204)     |
| 孝弟图.....   | 叶银祖藏本(255)     |
| 伍子胥过江..... | 胡金山述录(293)     |
| 父子会.....   | 叶崇立藏本(298)     |

# 麟骨床

叶崇立 藏本

**剧情：**晋代，赌徒牛二与妻马氏口角，妹牛文嫣助其打死马氏。兄妹二人一同卖身至尚书张盾家为奴婢，借以避祸。时晋帝司马睿四处选妃不遂，张以文嫣才貌双全，欲进入宫；又恐文嫣无德，遂作罢论。文嫣见张盾赞其才，乘在花园采花之机，赋诗进行戏谑，愿作张之偏房，遭张呵斥。文嫣转向张夫人哭诉，诬张调戏；张夫人不得已而促张正式收纳。张盾大怒，将文嫣兄妹逐赶出府。

文嫣兄妹走投无路，遇张之宿仇刑部徐司礼，被收作义女。适羌人兀良歹进献麟骨床与修罗兽，徐司礼乘势进文嫣为宫娥。晋帝大喜；又因朝中无人降服修罗兽，心甚不安。张盾之甥齐化俗出而力伏修罗兽，得封虎贲校尉。张盾以女雪媚许婚齐化俗。

文嫣入宫又施故技，乘晋帝醉卧麟骨床之机，委身于帝。帝遂封文嫣为贵妃，且封牛二为大理寺少卿。文嫣怀恨前仇，串通徐司礼，诬张盾当初藏匿美女不献，拿交刑部问罪；牛二则谋娶张雪媚，徐司礼假旨强抢。齐化俗闻讯赶往，打走徐司礼，挖掉牛二双目。文嫣矫旨斩齐化俗；~~正直而平西模~~，惧祸，绑子回朝请罪。

晋帝与文嫣共宿麟骨床，马氏鬼魂附文嫣体，吐露前情。晋帝又命内监卜见文假扮文嫣，与牛二秘密谈话，尽得罪

情，乃赦张盾、齐化俗，斩徐司礼、牛二，文嫣畏罪自杀。晋帝为媒，齐化俗与张雪媚成亲。

剧中的许多人名和兽名与《麟骨床》传奇不同，均未改动。

**人物：**司马睿（净）、郭后（旦）、齐乐天（末）、齐化俗（小生）、张盾（外）、张夫人（夫）、张雪媚（旦）、牛二（丑）、牛文嫣（贴）、徐司礼（净）、兀良歹（丑）、卜见文（丑）、马氏（贴）、丫环、卒子、内侍、宫娥、太监、苍头。

### 第一场

〔齐化俗上。〕

齐化俗：（引）欲把天上丹桂摘，须向窗前书内求。（诗）

余幸生长在宦门，胸怀壮志读书文。

有朝一日时运至，身穿蟒袍在朝廷。

小生、姓齐名化俗、字正尚。我父齐乐天，于晋为臣，官居侯爵，与徐司礼奸贼不睦。随父在此任所，习文演武，诗书兵法，无所不通，亦有独占鳌头之想。此言不讲，爹爹清晨上朝，未见回府，这正是：

富贵常愁时运走，聪明不问懵懂人。

〔卒子上。〕

卒 子：稟少爷：侯爷回府。（下）

〔吹介，齐乐天上。〕

齐化俗：见过爹爹。

齐乐天：一旁坐下。

齐化俗：儿告坐。

齐乐天：儿呀！圣上有旨，命父镇守陇西，今日就要起程。有

心带儿同去，科场将近，诚恐耽搁儿的功名。待留我儿在家，经纪幼学，孤身无恃，这件事，叫为父的是怎么办？齐化俗：上告父亲，孩儿不愿科场，同父去至边疆，侥幸立几件功劳，儿愿足矣。

齐乐天：哎、儿呀！昔日你高祖为汉侍郎，因曹操专权，隐居西洛，与父叔齐顺，每教父休要荒废诗书，以乐在后，那时我不听你祖之言，后居世祖武皇帝门下，熟悉韬略，精演戈矛，官拜虎贲校尉，随着元帅征蜀得功，虽挣得宁西侯这顶纱帽，却受无数伤损。今已年迈苍苍，还不免边廷之苦。这是做武将的样子，怎得如科甲缙绅，安享荣华，亦是我当初违了父命，以至如此，坐在一旁，听为父把习文演武之事，一一讲来。（唱）

细思想当年事追悔不尽，  
忍不住流痛泪滴湿衣襟。  
孩儿时把父训不肯听信，  
长成人是自己重武轻文。  
苦驰驱效奔走饥渴谁问，  
宿荒郊眠旷野猿猴为邻。  
临敌时将性命不敢惜吝，  
箭飞蝗炮连珠置若罔闻。  
虽赠我乌纱帽兵符敕令，  
真可怜肌肤上无数伤痕。  
漫说是与科甲不能并论，  
还不如山林中安享清贫。

齐化俗：爹爹！（唱）

从今后儿习文谨遵父命，  
但只是自幼儿夫离严尊。

一旦间各天涯不长亲近，  
叫孩儿朝暮思空望白云。

〔卒子上。〕

卒 子：稟老爷：刑部徐老爷与老爷饯行。

齐乐天：回复徐司礼，就说老爷行程在即，不便接待。

〔卒子下。〕

齐化俗：爹爹，刑部既来饯行，也该见他一见呀！

齐乐天：儿呀！徐司礼貌如豺狼，心中奸狡。将来是晋朝大害，为父不悦与他相交，因此不与他相见。

〔卒子上。〕

卒 子：稟老爷：尚书张老爷到。（下）

齐乐天：有迎。

〔张盾上，坐介。〕

张 盾：（念）

顷刻至亲两离分，愈叫人心添愁闷。

齐乐天：来的正好，有事相托。

张 盾：但不知何事？

齐乐天：别无什么，因科场在即，不便带小儿同去，留伊在家，望贤弟照应！

张 盾：外甥聪明过人，凡事不用指教。倘若不周，尽在小弟。

齐乐天：既是如此，贤弟转上，待我父子一拜！（唱）

念豚犬太愚浊顽劣太甚，

老贤弟年高大多见多闻。

遍时间须要你用心教训，

但不可轻叫他荒废诗文。

张 盾：（唱）

外甥儿可算得聪明英俊，  
步青云折桂枝只在目前。  
在边场握兵符王事当慎，  
外甥男可不劳足下挂心。

齐化俗：（唱）

舅与甥是至亲骨肉情分，  
理应该绕寝帏定省昏晨。  
每日间当隅坐亲听教训，  
必不敢生异性逆忤天伦。

张 盾：甥儿怎敢不听教训，小弟备有薄酌，姐丈少饮几杯，略壮行色。

齐乐天：行色匆匆，无暇促膝，贤弟有此雅意，城外领受。

张 盾：正是。（诗）

三杯离酒捧野芹。

齐乐天：（诗）

车东马西各风尘。

齐化俗：（诗）

只有汾河堤边柳。

张 盾：（诗）

安排清酒送征人。（下）

齐乐天：儿呀，有你母舅照看，我就放心得下。你须奋志读书，立意功名！

齐化俗：孩儿遵命。

齐乐天：正是（诗）

王事分开父子情。

齐化俗：（诗）

一腔豪气无处伸。

齐乐天：（诗）

谁言英雄不下泪？

齐化俗：（诗）

英雄有泪强沉吟。

〔同下。〕

## 第二场

〔牛文嫣上。〕

牛文嫣：（对）

二八芳年貌正佳，墙头枉露一枝花。

家贫户冷无人问，纵有桃花无舟筏。

奴婢牛文嫣，生命不辰，早年失怙。常恨闺中寂寞，年方二八，尚未受聘，空有西施之貌，恨无浣纱之遇，只得听天由命，迁延岁月而已。

〔马氏上。〕

马 氏：（对）

不思索玉杵，谁愿炊胡麻。

棘薪不为炊，粒米难粘牙。

我乃牛二之妻马氏。

牛文嫣：嫂嫂万福！

马 氏：万福什么？日已过午，不曾用早饭；这等穷苦日子，何日是个尽头？

牛文嫣：嫂嫂且自忍耐，少时我哥哥带柴米回来，早午饭一起用了罢。

马 氏：哎！从早出门，此时未回，不知又向哪里赌去了，还提他为何？

〔牛二上。〕

牛二：（对）

身贫无葛瓜，素手难还家，

三日断了赌，饿得如此化。

开门，开门！

牛文娟：嫂嫂！我哥哥回来了，想必拿回柴米。待我开门。

〔牛二进屋介。〕

马氏：你回来了。

牛二：不回来了转去啊！

马氏：带回柴米呢？

牛二：柴在柴市上，米在米市上。

马氏：何不带来？

牛二：我无银钱，他不肯白赊。

马氏：说来说去，到底是有没有？

牛二：谁对你说有来？

马氏：哎！这等饥饿，叫老娘如何忍得。强盗！（唱）

每日里赌博场一心玩耍，

吃肥羊饮美酒任意喧哗。

把家中柴和米全然不挂，

这饥饿叫老娘如何挣扎！

牛二：（唱）

这连年遭荒旱柴米涨价，

我又是空素手并无生涯。

命应该受贫穷莫讲闲话，

你与我好夫妻休要磨牙。

马氏：强盗！（唱）

再休提作夫妻言错语差，

提起来倒把人活活气煞。

倒不如早开交免累足下，  
放我去入尼庵及早削发。

牛二：唬！（唱）

狗贱人出言语这般胆大，  
嫌我穷你就要削发出家。  
我和你又非是前婚后嫁，  
今说出无情话十分狡猾。

牛文娟：嫂嫂！（唱）

劝兄嫂两省言莫把气发，  
家贫穷休得要闹闹喳喳。  
倘若是邻舍知惹伊笑话，  
夫妻们再休提出家在家。

马氏：放屁！（唱）

小贱人出言语不知上下，  
谁叫你在人前闲来磕牙。  
腹内饥恨不得沿门叫化，  
无知识多口舌真乃狡猾。

牛文娟：哎，哥哥！（唱）

你当日富贵时高车驷马，  
我嫂嫂主中馈安享荣华。（口）  
受贫穷反落伊无端叫骂，  
可笑你全无有半点家法。

牛二：好恼！（唱）

听一言气得我毛竖骨炸，  
狗贱人真大胆前来咬牙。  
今日里跑不开这顿好打，  
试一试光棍们厉害家法。

马 氏：要打就打，哪个怕你不成！

牛 二：贱人力大；你与我帮手。

牛文嫣：哥哥前行，妹妹随后就来。

〔牛二执棍打马氏死介。〕

牛文嫣：哥哥莫要动手，嫂嫂气绝了。

牛 二：什么，我看，哎哟！果然死了。两邻来看，小姑打死嫂嫂。

牛文嫣：住口！明明是你打死，怎么赖起我来了？

牛 二：你执棍打死，你不偿命，叫谁来偿命呀？

牛文嫣：口说不明，同到官衙上面，我与你面理。

牛 二：丑丫头！明明是你执棍打死，还要与我面理。

牛文嫣：少刻两邻出首，你我同至官衙，你跪一旁，我跪一旁，我言太爷在上，伊名虎头牛二，酒醉归家打死他妻马氏，诬赖胞妹文嫣。官府问起情由，一个怯懦女子怎能打死人命？况两邻尽知你夫妻吵闹是实，恐怕误伤人命罪轻，诬赖人命罪重、重、重。

牛 二：丑丫头！我是你哥哥，你就这等害我不成？

牛文嫣：从来当官不让父，何况你是我哥哥！（唱）

看今日人命事关系甚大，

少不得兄与妹同到官衙。

男子汉血气勇王法不怕，

弱怯的黄花女怎敢犯法！

牛 二：哎！（唱）

听一言无主意将头低下，

扑簌簌珠泪儿滚滚如麻。

怎当得如簧舌说了实话，

到官衙我是你对头冤家。

哎！妻呀！

牛文嫣：莫要哭，早些报官，免得两邻出首。

牛二：哎！奈我平日最怕见官，妹子，与我寻个不见官之计罢。

牛文嫣：我亦非争讼之人，还寻得什么计策出来！

牛二：哎！（唱）

遭横事离不了孔方救驾，

说起来囊中空莫进官衙。

衙中人如虎狼非同戏耍，

若无钱免不得就要锁拿。

贤妹，快寻计策救我！

牛文嫣：哪里有计？

牛二：哎！（唱）

她那里站一旁装聋作哑，

求良谋问巧计全不应答。

吓的我战惊惊心胆惧怕，

倒不如早抽身奔走天涯。

三十六计，走字为上。

牛文嫣：哥哥哪里去？

牛二：妹子丢手。

牛文嫣：捕快隔省拿人，如鹰抓燕雀一般，如何逃得脱？你要走，只管走。

牛二：妹妹，你平日多见多闻，救我一救！我跪下。

牛文嫣：哥哥起来，我有计策。

牛二：有计我就起来，谢主龙恩。妹妹，有什么计？

牛文嫣：别无妙计，在京中寻个大衙门，我兄妹自投官衙，得几两身价银子，埋葬嫂嫂。外人若知，我们身在署中，人

死之事也不深究了。

牛二：如此甚妙，尚书张老爷要丫头侍奉小姐，门官与我相熟，就往他府去吧。

牛文娟：事在危迫，不可迟延，用芦席盖了嫂嫂尸首，即闭门同去。

牛二：是。妻呀！

牛文娟：不用哭！正是——（诗）

今日谁怜雨中花。

牛二：（诗）

祸至无门浪里沙。

牛文娟：（诗）

身如飘蓬随风去。

牛二：（诗）

受恩之处便为家。

〔同下。〕

### 第三场

〔张盾上。〕

张盾：（引）岁稔时和，君臣同乐。（诗）：

偶思忠良有几何，细评话言客愁多。

黑发只道乾坤小，雪鬓方知天地阔。

老夫、姓张名盾字存佑。官居尚书，兼管礼部。夫人李氏，颇晓妇道。女儿雪媚，尚知四德；虽未弄璋，幸有悬帨，这也不言，外甥乡试，老夫十分挂心，不知朱衣可点否？

〔苍头上。〕

苍头：稟老爷：贡院放榜，有乡试卷在此。

张 盾：呈上。解元齐化俗。河南廩生。喂呀，可喜可贺。他小小年纪，夺得魁首。传丫环！请夫人、小姐！  
〔丫环引张夫人、张雪媚上。〕

张夫人：（诗）

金风飘飘黄叶落，临风恰觉衣衫薄。

张雪媚：（诗）

日暮斜影上高栏，云霭穿空连高阁。

张夫人：老爷万福。

张 盾：夫人少礼。

张雪媚：儿拜爹爹。

张 盾：不消。夫人请看！

张夫人：呀！原是齐家外甥中了解元，老爷，恭喜。

张 盾：夫人，这是非常之喜。

张雪媚：爹爹，齐表兄素好演武，怎么得中乡魁？

张 盾：古来英雄哪个不是文武俱备，这何为奇！

张夫人：怎么不见他到来？

张 盾：鹿鸣宴罢，必然前来。

〔牛二、牛文嫣上。〕

苍 头：稟老爷：本京牛二引他妹子愿投身署中。

张 盾：正要买个丫头。牛二在外，他妹子进来。

〔牛文嫣进堂介。〕

牛文嫣：（念）

行动金莲正，点点珠泪倾。

侍儿与老爷、夫人叩头。

张 盾：丫环何名？

牛文嫣：文嫣。

张 盾：夫人，你看，文嫣有西施、夏妃之貌，王嫱、南子之

色，体若飞燕，足似绿珠，若居皇宫，必得君王之宠。不幸生于寒门，可怜可惜！

张夫人：果然风流俊雅。

张 盾：你因甚卖身？

牛文嫣：（唱）

小侍儿本京人家园淡薄，  
遭不幸父与母早年俱歿。  
终日里无衣食忍饥受饿，  
嫂嫂吵嫌家贫起了风波。  
争打起嫂自尽天降大祸，  
无奈何自卖身死中求活。

张 盾：文嫣，可识字否？

牛文嫣：侍儿父亲系在黉门，侍儿粗通翰墨，略晓诗词。

张 盾：既是如此，或歌或赋，吟一首与我听听。

牛文嫣：老爷有命，侍儿献丑了！（诗）

早失恃怙兮，荆茨丛中卧。  
阴雨纷纷兮，单寒常饥饿。  
偶遇繁茂兮，何幸得避祸！

张 盾：果然吟得好。夫人，文嫣才貌双全，倒有一比。

张夫人：比做何来？

张 盾：夫人听！（唱）

好一似粪堆内明珠一颗，  
灵芝草出生在牧羊山坡。  
你看她娇滴滴俨如花朵，  
可惜了生寒门风雨撕磨！

张夫人：（唱）

堪羡她俊庞儿鸾凤丽若，